

五代史記

五代史記

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嘗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比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

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
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
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在一本作宮見高祖顧留軍
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
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虞益永興趙贇皆嘗
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
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
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
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
疾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

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贇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

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蜀兵至保雞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斬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

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央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

趙思綰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

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手吾屬

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
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
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
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
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歐之奪其佩刀
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
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
亦叛與思綰俱送欵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爲
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

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
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
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
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陳讓能謂
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
家用兵三方勞敝不已誠能翻然効順率先自
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
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
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
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

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
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
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
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
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
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
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
州造麪受賊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

滅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
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
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部署以討
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
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進戰
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
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
人不相得懼有佗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
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
以自許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

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
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
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
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
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
使行周辭不敢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
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
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
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究彥超
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彥益

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魯崇諒往
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
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
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
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爲高
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
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
人南結李昇昇爲出兵攻沐陽爲周兵所敗而劉
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
使曹英客少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

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斲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

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
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
于獄弘魯乳母於泔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
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
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元占曰角元
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
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
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爲人多智詐
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
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